图书馆外国文学基本典藏——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

（配图）

外国散文基本解读

⑦

生活情趣卷

（二）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人民武警出版社·2002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散文基本解读/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 北京：人民武警出版社，2002.6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

ISBN7 – 80176 – 024 – 7

Ⅰ.外… Ⅱ.北… Ⅲ.散文 – 文学评论 – 世界 Ⅳ.I1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5735 号

（配图）外国散文基本解读

编 著 者：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出版发行：人民武警出版社
社　　址：（100089）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184.5 万字
印　　张：117.625
版　　次：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ISBN7 – 80176 – 024 – 7
定　　价：324.00 元（全套 20 册）

目　　录

一张创造奇迹的唱片……（1）
姐姐将我团团围住……（6）
效率专家爸爸 ……（10）
父母去世之后 ……（23）
妈妈哭泣的那一天 ……（27）
再见了,孩子……（32）
一个小女孩的礼物 ……（37）
胡萝卜须的照相册 ……（42）
一部杰作的问世 ……（51）
离别的记忆 ……（57）
幸福的人 ……（60）
圣诞夜的歌声 ……（64）
花香满径 ……（69）
我和父亲的战争 ……（76）
花开为凋谢 ……（83）
姑娘为谁打扮 ……（85）
真糟糕 ……（90）
一碗清汤荞麦面 ……（92）
白色的帽子 ……（98）
妈妈的眼睛……（101）
殉……（102）
一颗豆粒……（104）

写给姐姐的情书……（107）
母性……（110）
上司来赴宴……（112）
弗利克斯回来了……（115）
回忆中的家……（118）
牧笛散唱……（120）
金翅雀……（125）
半便士……（127）
父爱……（129）
一枚红玫瑰……（133）
手表……（137）
你是我的阳光……（142）
大家庭来到小村庄……（146）
适时的奉献……（149）
炊烟袅袅岁月长……（153）
我的另一半……（156）
绿毛龟……（159）
我们是怎样过母亲节的……（163）
父与子……（168）
层次……（170）
动物庄园……（171）

一张创造奇迹的唱片

●〔美〕威廉·萨罗扬
○宋静存译

他胡乱花钱,理应挨顿鞭子——可是这时,音乐突然响了。

1921 年,我刚满 13 岁。一天,我从弗雷斯诺市中心骑自行车回家,车上捎着一架胜利牌手摇留声机和一张胜利牌唱片。

那架留声机在 1935 年我去欧洲旅行时,把它送给了基督教救世军。可是,那张唱片我始终保存着。我对它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我之所以特别喜爱它,是因为每当我听这张唱片的时候,就想起当初我挟着留声机和唱片走进家门的情景。

留声机花了我 10 元钱,唱片 0.75 元,两样东西都是全新的。钱是我当电报员挣的头一个星期的工资。买完这两样东西,还剩下 4.25 元。

母亲刚刚从古根海姆工厂回家。从她脸上的神色可以看出,她干的活儿是装小瓶的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花果罐头。我知道,罐头食品工最不愿意装这种小瓶的罐头。因为装小瓶罐头干上一整天只能挣 1.5 元最多不会超过 2 元钱;要是装大瓶的罐头,就可以挣到 3~4 元钱。这个数目在那个年头是相当可观的。

我抱着留声机满心欢喜地走进家门。母亲看了我一眼,从眼神中流露出她那天干的是装小瓶罐头的活儿。不过,她没说话,我也没吭声。我把留声机放在客厅的圆桌上,又将唱片取下来,正反两面检查一遍。这时,我觉察到母亲正在注视着我。就在我摇动留声机的曲柄时,她终于开了腔,语调又温和又客气。我心中有数,这意味着她对眼前的事并不赞许。

"威利,你在那儿摆弄的是什么玩意儿?"

"这叫留声机。"

"你从哪儿弄来的这架留声机?"

"百老汇大街上的克莱·谢尔曼商店。"

"是他们送给你的?"

"不,是我买的。"

"你花了多少钱,威利?"

"10 元钱。"

"10 元钱对咱们这个家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也许这钱是你在街上捡的?"

"不,这钱是我给邮电局送电报挣的第一周的工资,还有这张唱片花了 0.75 元。"

"那么你从第一周的工资里拿回来养家的——付房租、伙食、添衣服——共是多少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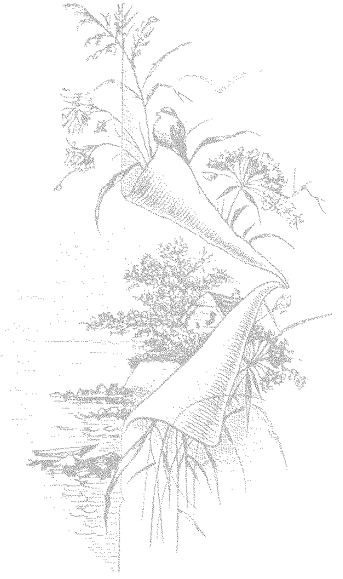
"4.25 元。我每周工资是 15 元。"

这时,唱片已经放到留声机上。我刚要把机头放在转盘上,就在这时,我突然觉得最好别再摆弄下去,还是逃走为妙。于是,我

撒腿便跑。后廊上的纱门砰的一声,我跑了出来,紧接着又砰的一响,母亲追了上来。

当我围着房子奔跑时,我意识到两件事:首先,那是个美丽的夜晚;其次,莱文·凯马尔扬的父亲——一位非常严肃的人,正站在马路对面的家门前愣神儿瞧着我们,兴许还有点惊讶。毫无疑问,塔库希·萨罗扬和她儿子围着房子跑决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更不是进行什么体育比赛。那么,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跑呢?

出于睦邻关系,在我要跑回客厅时,我向凯马尔扬先生行礼致意。一进客厅,我急忙把机头放在唱片上,然后赶紧躲进饭厅。从饭厅里,我既可以观察到音乐对母亲所产生的效果,在必要时还可以逃到后廊上,再跑到院子里去。



母亲刚回到客厅,唱片的音乐开始从留声机里传了出来。

有那么一会儿功夫,母亲对音乐似乎根本不理会,还要继续追赶我。

突然她停住脚步,也许只是为了喘口气,也许是在听音乐——当时我说不准。

随着音乐继续演奏下去,我不能不注意到母亲要么是累得跑不动了,要么就是确实在听音乐了。过了片刻,我发现她的的确确在倾听了。我看着她来到留声机旁,而不再追赶我。我们家有 6 张藤椅,还是 1911 年我父亲活着的时候留下来的。只见她搬了一张到圆桌边,坐

了下来。这时我注意到母亲脸上的疲劳和愤怒的神情已化为乌有。我站在通往客厅的过道里，等唱片一完，我走到留声机旁，从唱片上抬起机头，把机器停了下来。

母亲没有看我，只是说道："好吧，我们把它留着吧。请你再放一遍。"

我连忙摇了几下曲柄，把机头放回到唱片上。

这一次，当唱针走到唱片尽头的时候，母亲说："教教我怎么让它转。'我做了一遍给她看。然后，她亲自动手把唱片放了一遍。

不用说，音乐确实很动听。可是，就在一刹那前，她还为了我把一周的工资大部分扔在一件可笑的废物上而大发雷霆哩。后来，她听到了音乐，从中得到启示。是这种音乐感受使她明白了：钱不仅没有白白扔掉，而是花得很值得。

她一连把唱片放了六遍。而我一直坐在饭厅的桌子旁边，浏览着克莱·谢尔曼商店的女售货员免费赠送的一份唱片目录。然后，她说："你就带回家这一张唱片？"

"嗯，它反面还有另一首歌呢。"

我走到留声机旁，把唱片翻过来放上。

"另一首歌是什么！"

"呃，歌名叫《印度之歌》。我还没有听过。在铺子里，我只听了第一面，歌名是《巧巧桑》。您想听听《印度之歌》吗？"

"请你放一遍吧。"

就这样，当家里的其他成员回家时，就看见母亲坐在藤椅上守着留声机在听音乐。



难道那张唱片不值得我

永远保存吗？不应该受到我格外地珍爱吗？它几乎一下子就把母亲拉进艺术的境界里去。并且，据我所知，它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母亲开始意识到 她儿子把某些东西看得比金钱——甚至可能比衣、食、住还重是正确的。

过了一个星期，母亲在吃晚饭时向大家提出，到了该拿出一些家用钱再买一张唱片的时候啦。她想知道有哪些唱片可买。我拿出目录，把上面列的名字念了一遍，但这些名字对她来说毫无意义。于是，她叫我到商店去挑一张‘ 赫拉沙里 ’的唱片。

42 年后的今天，当我重新听这张唱片、力图猜测其中的奥妙时，我认为是那班卓琴的节拍打动了母亲的心。琴声直接在向母亲诉说，仿佛在向一位情投意合、相互了解的老朋友倾诉衷情。与单簧管配上的班卓琴产生一种使人回忆过去、正视现在和展望未来的效果。它奏出了一个日本姑娘遭受美国水兵遗弃的心声。双簧管奏出了故事的内容，萨克管表现出忍气吞声的呜咽。

从那以后，只要家里人攻击我性格孤僻，母亲总是耐心地替我辩护，等到她实在按捺不住而发火时，她就朝他们大声嚷道：“他不是生意人，谢天谢地。”

（江晓云摘，英　浩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姐姐将我团团围住

●〔美〕丁·马赫尼
○蒋成红编译

童年的回忆是幸福的：有妈妈的吻，有咯吱咯吱响的小摇车，有不着边际的幻想，有肆无忌惮的戏闹，还有什么？对了！是……

违反天意，大逆不道的小弟弟命中注定会有几个姐姐来处罚惩治他，令他苦苦修行、赎罪赎孽。对此，在我尚年幼无知那会就深信不疑了。



说起姐姐，我有三个。她们乖戾无常，冷酷无情，非把活在世上的弟弟折磨成一名坏人死后移住魔鬼岛的居民不可，只有这样才解心头之恨，感到心满意足。她们酷爱粗糙的黄肥皂和滚烫的洗脸水，每天 3～4 次，这些铁石心肠小妈妈中的一个会用力擦洗我的躯体。轮到最小的姐姐替我清洁时，真恨不得把我的脸给撕了，原因是她无比痛恨我那一脸的雀斑。她声称：脸面的瑕玷无疑是家门不幸，奇耻大辱；她恳求母亲：在我 28 岁以前不能放我越出家门一步。

我姐姐痛恨棒球棍、　头、木杖

和石头,可这些都是我十分倾慕的玩意儿。她们决不允许我干‘玩命’的事。她们谆谆教导我:手是生来准备饭菜的,得放进奇痒难忍的毛线手套里,并且用来祈祷上苍。精瘦纤细的姐姐们的唯一企图就是让我的日子过得痛苦悲惨。

姐姐们总能把蔬菜都吃完,并以喝牛奶为乐事,身上老带着绣花镶边的小手绢。她们喜欢洗澡、学校,还有老师,一回家就做功课,几乎从不打翻墨水瓶。

我每每想起那些日子,屋外阳光灿烂,天高云淡,我多么想在绿色的田野里打滚啊!姐姐命令我只能坐在门口台阶上。我坐在那儿痛苦不堪地梦想自由,而姐姐们却在痴痴地思念着她们的‘翩翩少年”,或者专心致志、耗尽心血地编织着,最终织成一块毫无用处并且令人费解的东西。不过有时我也想法子溜出去寻欢作乐。立刻,我的姐姐便在街坊邻里对我紧追不舍,如同围捕一只疯狗,口中还恶狠狠地诅咒着。



我的监护人偶尔也攥紧我的胳膊上电影院。尽管她们不断给我喂糖,可我禁不住还是要在地板上打滚、尖叫、欢笑,面对银幕上的江洋大盗高声喝彩。直到影院工作人员走来劝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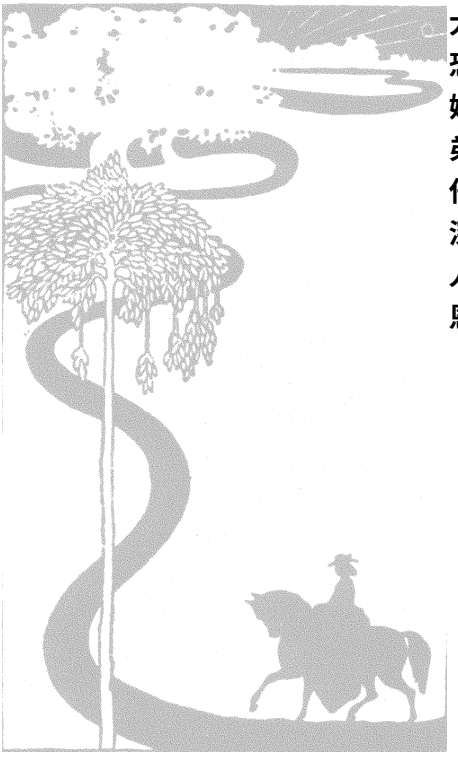
“小声说话。”这时，姐姐中的一个便会站在我的座位前，尽量把我往靠背上挤。我只好讨饶，可一旦我被挤得滑出来后，便越发肆无忌惮起来，我将拇指和食指做成手枪，瞄准观众一串点射。三个姐姐和几个影院工作人员竭尽全力，在走道上下、空排前后向我追赶进逼，最终将我团团围住。由于在电影院里犯下罪行滔滔，姐姐们发誓早晚要报仇雪恨。一俟妈妈外出购物，她们便把我绑在后院的篱笆上，就像我是个小杂种。有时她们让我吃菠菜，或者命我咽下煮了好几天的老白菜。

在我长到 12 岁，有着一头金发时，我姐姐已到了与小伙子频频约会的年龄了。星期六晚上，家里乱成了一锅粥，全家鸡犬不宁。她们在屋里东奔西跑，翻箱倒柜，寻找皮鞋、腰带、衣裙和丝线 她们时而脸色愠怒，时而尖声叫喊，对该谁先用浴室也争论不休。我异常喜欢这疯狂的夜晚，瞧着她们歇斯底里大发作无疑是一大乐趣。她们会突然想起要买的东西 :丝袜、别针、发夹、鞋油等等。所以每逢星期六晚上，我就跨骑在厨房的椅子上，听候吩咐，力尽跑腿之劳。奉献手足之情理所应当。常常，我为一个姐姐跑一家商店，一次只买一件东西。每次买东西她们付我小费。尽管恨我，可她们无法否认镇上唯我最为精明强干。这样，每个星期六我就可以发一笔 70 ~ 80 美分的财。由于把姐姐和小伙子的世界连接起来的是电话，所以我奉命做好每个电话记录。我最漂亮的一个姐姐刚进家门就问我“有我电话吗？" 一个叫弗兰克的打过电话。”我答道。“弗兰克，姓哈？”我灵机一动，说道“弗兰肯斯坦！”(玛丽、谢利小说中的主人公，为自造怪物所毁)。

有时我也开开玩笑。我最小的姐姐曾有一段时间自以为颇具琼·克拉福特的风姿，步态、声调、发式无不模仿克拉福特小姐。有一天，我在糖果店给家里打电话，学着制片人的口气对小姐姐说：“我在商店里时，非常惊异地发现您有着优雅的步态和飘逸的秀

发,能否来好莱坞当个替身演员?"她忽然声音一变,拿腔拿调地问我:"是吗?为谁做替身演员?"

人间易岁。我们姐弟之间的战争终于平息了。这时,我才真正发现我的姐姐们是那样的美丽、善良、极富人情味。我一下子成了她们的保护神,我打心眼里憎恨门前逛荡的年轻人,他们的头发梳得油光铮亮,浑身上下如同上过蜡一般。我还发现每个姐姐都有一颗体贴入微、慷慨大度的心。看看那些圣诞节和生日礼物吧,件件皆是悉心挑选,深合我意的。1941 年我离家服役时,她们一个个泪如雨下。尔后,她们寄来封封暖人心肺、柔情蜜意的家信,大大抚慰了我在太平洋上的恐惧心灵。我不由地回想起她们在审讯、惩罚她们的小弟弟时那副尽心尽力、任劳任怨的模样,不由感慨万千、深怀敬意。人生能有如此令人难忘的姐弟之情,还不知恩图报么?



(陈　延图)



效率专家爸爸

●〔美〕小弗兰克·邦克·盖尔布雷斯
欧妮斯丁·盖尔布雷斯·凯里　著
○劳诚烈　译

爸爸是效率专家，妈妈是是心理学家，他们有十二个长满雀斑的孩子。这个家庭就像是一所学校。

这里写的都是真人真事。盖尔布雷斯夫妇是上了词典的人物。他们是美国经营管理科学的先驱，“动作研究”的创始人。他们的十二个孩子以后都成了杰出的工程师和学者。

集合口哨和胡子刷

爸爸是个高个子，大脑袋，方下巴，脖子粗得像胡佛总统一样。

体型已经不再修长了,三十刚出头时体重就超过了两百磅,并且越来越胖,到后来如果他想知道自己又胖了多少,就得上铁路行李房的大磅秤上去站着才行。

爸爸总是随时随地把自己的主张付诸实践,所以简直说不清哪是他的科学经营管理公司业务,哪是他的家庭生活。我们在纽泽西州蒙特克莱尔的家,简直就是一所学校。我们在里面学习科学经营管理法,学习怎样消除浪费动作——爸爸妈妈给这门问取的名字叫做‘动作研究”。

我们洗盘子时,爸爸给我们拍电影,以便搞清楚哪些动作是应该除去的,好让任务完成得快些,更快些。有些非经常性的家务劳动,比方说油漆后门啦,或者在门前草坪上挖掉树桩什么的,就采用招标的方法来决定。凡想多得一点零用钱的孩子,每人写张小纸条,写上给多少钱他就肯干,最后由要价最低的人承包。

爸爸在浴室里张贴了作息登记表。表上列有刷牙、洗澡、梳头、叠被等栏目。爸爸要求每个会写字的孩子(爸爸希望他的孩子很小很小就开始学写字)早上一完成这些项目,就在表上签下自己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到了晚上,每个孩子都要称体重,然后在图表上标出重量。做完家庭作业和忙完洗脸洗手刷牙以后,还要在表上再签一次。

不错,这是强迫纪律。但是请想像一下,一个放了学的孩子会给父母添多少麻烦啊,何况还要乘以十二!所以,为了防止乱成一团,一定的强迫纪律就是绝对必要的了。当然,有时候也可能有的孩子并没有完成规定的项目而在表上签了字母,但是爸爸时时留着神,而且罚起来很严厉。

是的,无论上班也好,在家也好,爸爸永远是效率专家。他穿背心时,钮扣不是从上面扣下去,而是从下面扣上来,因为从上扣下要七秒,而从下扣上只要两秒。他甚至用两把胡子刷同时刷脸

颊,因为他发现这样可以使刮胡子的时间缩短十七秒。还有一次,他试验过同时用两把剃刀刮胡子,但是后来还是取消了这种办法。

“我本来可以减少四十四秒,”他咕噜着说,“可是今天早上往脖子上缠纱布却浪费了我两分钟。”

叫他心疼的倒不是脖子上拉开的口子,而是那两分钟!

爸爸每次事务旅行回来(哪怕只出去一天),一拐弯踏上我们蒙特克莱尔那所咖啡色大房子门前的便道,就开始吹紧急集合号。这集合号是用口哨吹的,调子也是他自己编的。

集合号非常重要,一听见就得不管什么都扔下拼命跑,否则后果严重。第一个音一出来,盖尔布雷斯家的孩子们说会从屋子里,从院子里,从每一个角落里冲出来。四邻的狗汪汪地狂叫着,也马上围了过来,周围房屋的窗户里都探出了一个个的脑袋。

爸爸常常吹口哨紧急集合,有时候为了发布一项每个人都必须听到的通知;有时候是因为觉得无聊想和孩子们一起开开心;有时候是他请了朋友来做客,要给大家介绍介绍,同时也炫耀一下全家集合有多快。在最后一种场合,爸爸还要掀秒表,他背心的口袋里总是放着秒表的。

集合口哨,和爸爸想出的大多数点子一样,虽然非常招摇,但是很有实效。那天,便道上烧枯枝败叶的火堆因为没人管,烧到了房屋的边缘。爸爸一吹口哨,整座房子里的人在十四秒钟之内就全出来了——超过原纪录八秒。

有时候爸爸吹口哨是为了查出谁玩过他的剃刀,或者谁把墨水洒在写字台上了;有时候他吹口哨是为了找人干活或者跑腿。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吹口哨是为了分发意想不到的好东西,而最大最好的那一个总是分给跑第一的人。

有时候,等我们都跑到了大门口,他样子很凶地嚷嚷着:

“你们的手指甲让我看看,每个人都要看。”他沉下脸来,紧紧

地皱着眉头,恶狠狠地说,“干净不干净?有没有咬过?是不是该剪了?”

说着说着他摸出一大把带皮套子的指甲钳给女孩子,还有一大把小折刀给男孩子。等到他那些打了疙瘩的皱纹挪动了地方变成一脸灿烂的微笑时,我们是多么地爱他啊!

有时候,他一本正经地和我们一一握手,而在我们把手抽回去的时候,发现手心里有一块胡桃巧克力。有时候,他问我们有没有铅笔,然后掏出一打自动铅笔来分给大家。

“看看,现在几点了?”有一回他这么问,说着掏出了许多手表,每人一块,连只有六个月的娃娃也得了一块。

“嗬,爸爸,表准极了,”我们说。

我们张开手臂搂着他,告诉他我们真惦记他啊,这时候,他就会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于是,他就揉揉我们的头发,或者轻轻地拍拍我们的小屁股。

家务理事会

在我们搬到蒙特克莱尔之后不久,爸爸就开始把理讨付诸实践。他和妈妈仿照劳资协议会的形式,建立了一个家务理事会,每星期天下午午餐之后举行会议。

在第一次会议上,爸爸很郑重地站起来,倒了一杯冰水,然后开始演说。

“你们将注意到,”他说‘我在这里担任你们的理事长,我假定没有人反对。现在理事长鉴于没有反对意见,将要……”

“理事长先生,”安娜插嘴说,她是中学生,知道一点议会的程序,“我想最好是在平民中选一个来做理事长。”

“没有秩序,”爸爸说,“理事长发言时你太没有秩序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